目摇摇录

西部的含义（代序） …… 员

一、记忆与时间 …… 员
生活在语言中 …… 员
边塞诗之旅 …… 源
崖画的诞生 …… 愿
黄土地或历史遗产 …… 员圆
长安的记忆 …… 员源
女娲、黄帝或神话 …… 员远
远去的公主们 …… 员愿
黄金塔尔寺 …… 圆圆
丝绸之路 …… 圆源
词典中的“敦煌”和“莫高” …… 圆苑
再说长城 …… 圆愿
楼兰美女 …… 猿圆
西域歌舞 …… 猿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

古蜀国的祭器…… 猿源
听取蛙声一片…… 猿愿
贫困与疾病…… 源园
阿诗玛祭并悼念杨丽坤女士…… 源猿
茶马古道…… 源缘

二、讲述与对象…… 缘员
服饰之一 :生存与智慧 …… 缘员
服饰之二 :记忆与讲述 …… 缘猿
鼓魂之一 :神的话语 …… 缘缘
鼓魂之二 :祈祷的木鼓 …… 缘愿
鼓魂之三 :史诗性的铜鼓 …… 远员
“阿央白”及其他 …… 远源
哈萨克·毡房·姑娘追…… 远苑
窑洞与半边房之谜…… 远怨
雀之灵…… 苑员
火塘…… 苑园
活着的古城与象形文字…… 苑源
泸沽湖的女儿国…… 苑苑
中国第一村…… 愿园
大苗山深处的芭莎寨…… 愿圆
凤凰印象…… 愿源
壮乡龙脊梯田…… 愿愿
程阳侗族建筑艺术…… 怨园
英语的困惑…… 怨圆

三、观察与背景…… 怨远
关于新疆…… 怨远
伊犁河…… 怨苑
天山…… 怨怨
奥斯曼和少女 …… 员园
葡萄 …… 员员
与沙漠对话 …… 员圆
沙尘暴 …… 员源
风 …… 员远
藏羚如是说 …… 员愿
金雕 …… 员圆
芳香的阳光 …… 员猿
黄河或玛曲 …… 员远
“美丽神奇的乐土” …… 员愿
三月——春 …… 员圆
六月——夏 …… 员源
九月——秋 …… 员远
腊月——冬 …… 员愿
竹子开花与大熊猫 …… 员苑
悼三峡 …… 员猿

四、神话与现实 …… 员怨
导语 :仰视星辰…… 员怨
南瞻部洲 …… 员愿
最早敲打石头的人 …… 员员
冈仁波齐之巅 …… 员源
夕阳的影子 …… 员苑

诸神的战争 …… 员圆
从天梯来的王者 …… 员源
人间战神 …… 员园
天堂的象征 …… 员远
爱与歌唱之神 …… 员缘
金瓦殿和红袈裟 …… 员怨
“发现”西藏 …… 员愿
以菩萨之名 …… 员愿
像白云一样的哈达 …… 员圆
李娜与朱哲琴 唱赞与颂祷…… 员源

跋…… 员圆

西部的含义（代序）

西部最为突出的特点是蕴含在博大中的多样性。

毫无疑问，西部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的方位和地域。这里几乎包括了中国三级地貌最高两级的全部：四大高原和四大盆地，绵延数百公里至两千多公里的大山脉，大江大河的源头及其上游流域。这里的地质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甚至集中了许多中国之最和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事物，有世界第二大沙漠和中国最大最集中的沼泽湿地，有世界第一高峰和中国内陆的最低点，有中国年均降水量最大和最小的地区，有中国自然气温的最高记录和最低记录。从骏马奔驰不尽的草原到猿猱攀越不过的险峰峡谷，从深藏地下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到阳光下壮丽的冰川雪峰，从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漠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在西部都可以找到，当然还有肥沃的良田和果木花卉。一切都使西部的自然充满了个性和魅力。

经济地理的环境与状况是西部的另一个标志。在当代人的理解中，西部差不多就是贫困、落后、不开化的同义词，说得好听一点，西部就是指观念陈旧的欠发达地区，它与“东部”、“南方”这样的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人们只需并列出这一组方位词，其中的含义已不言自明。西部经济落后的判定，主要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或商业经济的主导之下，后者的特点是用最初的财富去连续不断地创造新的财富，而前者停止于最初的财富中，这财富主要用于消费以保障生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西部的自然经济同样呈现出多样性，水田稻作农业、干旱与半干旱山地农业、绿洲农业、草原畜牧业，以及粗加工、手工业和原始的采集渔猎遗风共存。这种自然经济的形成并传承至今有多种原因，包括生存环境所提供的条件及其限制，人们对生活与财富的理解等等。由于地域广、地处偏远、人口相对稀少和分散，注定不可能在山乡和草原形成像深圳、浦东那样的高新技术、精深加工、商业贸易、金融集散和交通信息中心。当然西部人并非全都缺乏过更好一点日子的条件，至少他们有大家公认的地上和地下自然资源，他们也应该知道哪些东西是外界愿意出钱购买的，但他们却世世代代将山水林木和珍贵的动物视若神灵，这正是他们被认为愚昧的标志之一，但住在都市中的人们并不理解，这恰恰是一种智慧和伦理，正是这种“愚昧”保护了他们生存与繁衍的环境。但近几十年破坏性的开发又使人们陷入了新的困境，接连不断的教训使他们认识到，今天的金钱不应该用灾难和子孙们生存的条件来换取，否则，未来西部的突出问题将是如何栖身而不仅仅是经济落后。

有关西部的概念并不是当代形成的，它有很深远的历史渊源。除了与中原古华夏族群连为一体的黄河、长江中游地区以农耕为主体的汉文化圈，这里大部分属于西羌、胡地和后来所指的西域、蛮夷地区，这是一个以牧猎为特征的文化圈。很长时期以来，许多边远地区同中原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从上古东王公与西王母的交往，到汉代开拓西域和中南，再到唐、元时期拓展青藏高原及西南边疆，随着疆界的延伸，西部的地域也越来越广大。今天所界定的西部几乎包括了从汉代拓疆伊始到清代确定边界的全部范围，它们被三条史书般的重要通道所贯穿，即贯穿西北的丝绸之路、贯穿西部高原的唐蕃古道和贯穿西南的茶马古道。在西部的历史上，黄土高原曾在一千多年的

时间里保持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地位，大部分边远地区即使在归属中原王朝的情况下，依然建立了一系列邦国性质的地方政权，比如西夏、高昌、吐谷浑、蜀、大理、南昭等，这些大小邦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独立性，因而它们便创造了与中原王朝完全统治地区迥然不同的历史，西部这种在王侯或邦国统治下的局面直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才从根本上结束。

“西部”一词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代替，即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在西部范围内，中国目前认定的 缘个少数民族，至少有 源个群体世居于此，另外还有一些尚待认定的人群。长时期的大规模的迁徙、融合与演变，是西部民族史的一大特点，这些民族有各自独立的或相互交叉的源流。少数民族经济在西部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构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除了五大自治区，西部其余各省市也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和自治范围，以青海省为例，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 源缘以上，自治区域占全省总面积 怨缘。这种状况注定少数民族将在西部舞台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西部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就形成了在精神内涵和形式上都别具一格的西部文化。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史来说，中国西部文化都肯定是多彩而重要的一章。西部文化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除了“多样性”一词，很难有其他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概括。我想它至少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文化圈：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东西合璧的西域文化、以青藏高原为主体的藏文化、充满古韵的巴蜀文化、富于人性色彩和神秘色彩的滇黔文化等等，而这每一个大圈中又包含着若干小圈。我们可以把它想像为一幅由大大小小的众多不同心圆相互交叉勾连而成的图案。西部文化除浓厚的本土特征外，还具有丰富的外来因素，其中包括古欧洲地中海文化、

古阿拉伯文化、古印度文化等众多成分。总体来讲，西部文化具有极强的传奇性、神秘性、包容性和丰富的生活情调，它个性化的生动远远超出理念式的抽象与僵化，这是由于绝大多数民族没有文字，它们的文化主要靠口耳传承。西部文化表现为一种原始的优雅与慷慨大度。现代各大宗教、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共存，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和歌谣流传不衰，节日、服饰、生活习俗仍然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西部文化的动感正是它的生命力和魅力所在，但另一方面它也因此而是脆弱的。

最终可以说，西部的概念在当代之所以被区分出来，与东部和南方形成鲜明的对照，从本质上说，是因为西部社会仍然是一个伦理化而非商品化的社会。

或者还可以说，西部是这样一种特征：在这里，时间完全改变了我们所习惯的那种圆形的匀速运动状态，历史也远不像教科书的年表或皇宫屋顶的琉璃瓦那样排列得整齐有序，它像一群绵羊那样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并且不断地跳跃和穿插，有时它甚至索性凝滞下来一动不动，就如混沌中的一块顽石。在这个色调单一而鲜明的时代，无论作为观察、讲述还是思想，西部都显得淡远而模糊，它庞杂得甚至不愿显现出一个线条清楚的轮廓，因为更多的时候，西部生活在记忆而非现实的空间里，或者充其量说，它生活在充满记忆的现实空间中。有时我更觉得，西部宁肯把现实提回到记忆中去演绎。

然而，在不是你愿不愿意走向世界，而是世界正势不可挡地向你走来的这个时代，西部正别无选择地被卷入这股强劲的一体化潮流之中。不幸的是，这个有着强制而单一目标的大趋势，同西部所崇尚的自由而多样的风格是完全相悖的，于是西部不得不在超越常规的状态下发生变化。从自然环境的表层到深层的文化领域，再到人的生活与思维方式，一切都在剧烈变化，而

这种改变伴随的常常是痛苦、扭曲和紊乱，却不是期待中的欢乐。惟愿这是一种蚕蛹化蝶的疼痛。

面对这样的西部，我往往感到强烈的诱惑而又一筹莫展。圣洁、美丽、神秘的西部女王微笑着，她既非有意又非无意地扯断了项子上的串链，让那闪闪发光的珠子洒落一地，而我，她的仆人，知道这是女王恩赐的方式。可惜我就像传说中那个没有运气的流浪汉——捡到手里的珠宝，立刻就变成了黯然无光的石头。

耿占坤

□□□□年□□月□□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一、记忆与时间

生活在语言中

在西部戏剧性的历史中，数千年来，这里真正是一个众多民族此消彼长、融合演化的大舞台。如果说某一民族或某些族群曾经辉煌一时而后就消失了，实际上是在说那些族群曾经共同使用的语言消失了。这些族群也许是被另一族群所征服收容，从此被迫放弃自己的语言而使用征服者的语言，或者由于天灾战乱而不得不四处迁徙逃散，他们有些融入别的族群，有些则在新环境中发生演变而成为新的族群。我们也许有理由说现在某些民族或他们的一部分是古代什么族群的后裔，但倘若他们的祖先坐起来与他们交谈，他们肯定不知所云。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生活是由他们的语言创造的，他们依赖一种独立的语言的存在而存在。

西部有几十种语言，因此它便有几十个民族，如果算上同一民族内部那完全不能沟通的方言，就会有上百种语言。每个民族都生活在其他人群无法融入的生活中，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思维、感受，在自己的语言中体验欢乐和痛苦。几十种语言就形成了几十种文化体系，这就是西部人文景象多姿多彩、魅力无穷的秘密所在。

形成西部语言如此众多的原因，并非是人们的主观追求。

地理是一个重要因素。西北地区山脉纵横、高原起伏，沙漠、戈壁和草原的广阔令骏马都望而却步；西南峰峦叠嶂、峡谷深切、丛林茂密，其天然险阻致使猿猱欲度愁攀缘。或天路茫茫遥不可及，或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环境当然只能使人们各居一方，形成小群体或小范围的独特的交流方式。社会历史环境是另一个重要因素。数万年来，人类这一物种比其他物种更难以与同类和平、平等相处，强弱不等的族群之间、同一族群不同部落之间总是充满了歧视、威逼和敌意，弱小族群被迫不断迁徙逃避，于是为了能够继续生存，他们将自己的居所深藏起来，并且即使在不得不与强大族群交往的时候，他们也将自己的信任和情感深藏起来。他们用外人无法逾越的语言构筑起一道长城使自己得以保护。

于是人们不愿失去自己的语言犹如孩子依恋母亲的怀抱，在其中他能够得到温暖、安全和自由，因为他们的保护神、他们的先祖和情人都在这语言之中。就像现在我正使用汉语写作和思考，假如让我放弃这种语言，我就会被抛入一个黑暗无边的空洞之中并且失去了立足之地。在偏僻的民族山寨或牧场，当语言无法沟通时，我常常会感到惶惶不安，幸运的是没有人剥夺我用汉语的眼睛与头脑去观察和思想的权利。

语言的多样性是一道令人着迷的人文风景，它让我们知道无论表述这个世界还是创造生活都有着许许多多的方式。假如人类社会一直处于相对自给自足的生存状态中，那么，每个族群的语言或那语言中的生活，都会构成一个完美的圆。但不幸的是，使用另外一些语言的人创造了更多诱人的事物，这些事物或者说是语言不仅具有诱惑性而且更具有进攻性。这大概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学英语、西部各个民族都在学汉语的原因。毕竟语言的多样性产生于封闭而不是交流。在当代社会，交流是一

个必然的趋势，而这种交流又必然呈单向特征，计算机语言不可能用独龙语或塔吉克语普及。

在西部的牧场或山寨，常常会遇到一些十分有趣的语言现象。在我同人们聊天时，他们当然都使用汉语，但在这过程中他们口里经常会不经意地冒出一个本民族语的单词甚至句子，当他们意识到时就会抱歉地进行解释 有时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汉语来表达那个形容词或名词，不得不用本民族的发音，这时就出现了表情、手势或实物。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会意，气氛就显得轻松活泼，如果仍难沟通，就会免不了有些尴尬。我注意到，如果他们有两人以上在场，在同我交谈的间歇，他们会不失时机地转过头去用本民族语言交谈几句，这些话多半与我们当前谈论的事情无关。我明白这是一种惯性，一种受情感驱使的下意识举动，仿佛他们急于从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中返回现实世界。包括那些从乡村走入城市从事旅游服务或打工的青年人，他们在一起时也总是用母语交谈，从而借助于这一养育他们的语言回到故乡，这使他们的身心都获得一种有所皈依的安全感。

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有意思。在他们自己谈论问题时，常常会夹杂进一些汉语词汇，比如“电视”“法律”“税收”“旅游”等等，有时还会出现完整的汉语句子，即使我不懂他们说的话，但却可以从这些词句中猜测出他们谈论的主题。这说明他们语言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正在受到冲击，他们固有的语言系统已不足以表述现代生活特别是现代事物，正像现代汉语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语词汇。但是相对于体系庞大完善、吸融性极强的汉语文，少数民族语言是极其单薄脆弱的，这种变化也许终将会导致某些语言的瓦解甚至丧失。这种瓦解已经在各种语言的内部开始出现。外语词汇的进入只是表面现象，最重要的是青年人

的反叛。一些上了初中或高中的孩子，如果不能考取大学或不能在城镇找到工作谋生，当他们重新回到山寨或牧场时，他们会抱怨自己民族的语言难听，服饰难看，食物难吃。传统的习俗那么荒谬可笑，他们在心理上与身处的环境格格不入却又无法成为外面世界的一员，于是他们就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犹如邯郸归来的学步人。在城镇及其周边地区，语言与习俗汉化的速度同经济发展完全成正比。

福音书上说，太初有言，上帝与语言同在，上帝用语言创造世界。这是说语言是一切存在之根本，是原始。关于“巴别塔”的故事又使我们认识到语言的交流与沟通是何等重要。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之所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收入中学教科书，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一种独立的语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开放、交流、发展与独立、自由、人性是一组矛盾。这一矛盾的最终解决注定不是调和而是单项选择，因为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正是这组矛盾的法官而不是调解人。随着语言的消失，那语言所创造的世界也将消失并被人遗忘。也许我们可以用带竹节的合金管重建一座竹楼风格的房子以显示我们怀念多样性，但另一个事实仍然是，网络时代的主宰者拒绝用东巴象形文字去解释未来，不管它如何富于诗情画意。

在未来的森林里，所有鸟儿都用同一种声调鸣唱，那该是一个多么令人扫兴的情景。更重要的是，失去语言的人哪怕坐在自家的床头，他仍然是一个流浪者。

边塞诗之旅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

辞别长安明月，迎着萧萧秋风，征人便进入了广袤苍凉的大西北。过陇西，渡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和茫茫沙漠戈壁，直抵西域的天山南北，抬头所见狼烟遍地，侧耳倾听杀声连天。此时已是“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燕歌行》）了。然而假如你不是一位古代征战的将军，而是一个旅人，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正进入时空隧道，走在昔日伟大诗人的不朽诗篇之中。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刘细君《悲愁歌》）细君被汉武帝封为公主远嫁天山西部腹地的乌孙国王昆莫。站在汗腾格里雪峰下的草原上，你看到眼前的景象与两千一百年前公主描述的乌孙地生活完全一样，恍然中，以致你分不清是公主突然间来到了你的面前还是你被公主召唤着走进了遥远的过去。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蔡文姬，因董卓之乱而身陷匈奴地十二年之久，并生有二子，后被曹操遣使赎还，她的传奇经历和诗篇被后人以各种方式频频提起。文姬身经战乱被虏而陷于匈奴，她在诗中再现了战乱的残酷和异乡的悲凉：“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子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蔡琰《悲愤诗》）

西汉开拓通西域之路，这条道路终以象征和平与繁荣的丝绸之路而载入史册。然而边关的稳定、道路的畅通是有代价的。自汉经南北朝至隋唐，西北胡汉交界地带一直战事不断，使得多少好儿女旦辞爷娘暮死沙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北朝民歌《木兰辞》）女英雄花木兰把我们带进了那个烟尘弥漫的疆场，

又令人欣慰地再现了她美丽的女儿妆。但是回望关外黄云，能见几人有此幸运？“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庾信《重别周尚书》）

远离战事和诗人的伤怀，当我们走进蓝天白云下的草原，我们的心胸便豁然开朗起来。这时我们已身处北朝胡人豪迈的牧歌之中。“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

大唐是一个繁荣强盛的王朝，与西域的交往也达到了空前的密切。关注和谈论西域成了一种时尚，诗人们更是对此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于是我们再次进入诗的西域，诗的边塞，进入那些被诗句唤醒的缤纷事物之中。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盛唐时代，王师长驱西征，治理河西走廊，重振阳关雄风，安边平乱，一扫魏晋以来西域上空的阴云，捷报频频传遍长安、洛阳。诗人们深受边关战绩的鼓舞，又见升平盛世，于是焕发出前人所没有的豪迈雄心。“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

唐代以边塞诗而闻名的大诗人，绝非闭门造车，他们都曾以不同的身份亲临边疆甚至驰骋于沙场。岑参、高适、王昌龄、李颀、王翰等等，都曾在西域度过他们难忘的岁月。苑月流火、愿月飞雪、大漠孤烟、飞沙走石、胡马羌笛、金甲铁衣、送别迎归，都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些与中原地区大异其趣的边塞事物和经历，同他们生命中那狂放不羁、充满幻想的浪漫个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以其过人的才华将这些令常人望而生畏的人间和自然万象熔铸为诗的灵魂、西部边塞的灵魂。“大漠孤烟

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正是由于它淳朴无华的写实，才从一种视觉的直观中透出一股心灵与自然的共振与共鸣，它直逼灵魂的力量并非来自修饰和幻想，而产生于身临其境的体验。诗人若非面对大漠，目睹、亲历这一切，此情此景绝不能凭想像而来。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即使与前人一样描述胡地的荒凉、战争的惨烈、戍边的悲苦或送别的感伤，诗人同样没有使它们失去西部苍劲、悲壮和通达的气势。“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李颀《古从军行》）王维一曲“渭城朝雨”唱得高远而绵长，更成为边关送别的千古绝唱，它慰藉了多少天涯孤旅的心。

楼兰、高昌、交河、阳关、玉门、凉州、阴山、洮河、瓜州古渡，这些在历史中无不构成一个壮丽篇章的词汇，伴随着我们的旅途不断出现在诗人的吟诵之中，它们一个个从历史的尘封中苏醒过来，再现于我们面前。

“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诗人描述战争，却不热衷或迷恋于战争，生活与和平才是诗人真正的向往。

由此，诗人又兴致勃勃的向我们讲述了生活中西域的种种奇趣和美妙的故事。“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高适《营州歌》）“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唐代有大量西域事物传入中原，朝野均尚慕胡风，这使唐代诗人与汉魏以来的人们对待“胡”的态度大不相同，诗人一边赞颂对胡人征战的胜利，一面又满怀兴趣地描述胡人的生活，吸取胡人的文化，于是他们的诗中就充满了“胡琴琵琶与羌笛”的异乡情调和“葡萄美酒夜光杯”的西域光彩。他们甚至学习借用胡歌中铿锵奔放的曲调以表现胡地生活。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戴叔伦《调笑令》）

而韦应物的另一首《调笑令》则更使我们站在燕支山下，沉醉在这奇妙的风物之中，久久不愿结束我们的旅程：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崖画的诞生

这一年的秋天来得格外迟，到了 [illegible]月，吹过山谷的风才变得凉爽，那些落叶的树木枝头上泛出像晚霞一样的黄橙色，各种野果散发着诱人的芳香等待女人们去采摘，山里大大小小的动物也长到了最肥的时候，这是狩猎的最好季节。我们总是在秋天才进行大规模的狩猎，其他时候只能零星打一点猎物，而春天几乎是绝对禁止狩猎的，因为春天是动物们交配繁殖、生养儿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